



迎泽大桥的夜晚 稳吕 摄

院门口那棵老槐树，树皮上的裂纹比脸上的皱纹还深，估摸着得有百十来岁了。入伏头天傍晚，我刚把小马扎往树荫下挪了挪，就听见小区门口传来昨夜呼呼的声音——是隔壁楼的小王，从郑州出差回来，拖着行李箱往这边跑。

“李叔！我这可算着家了！”他把箱子往石墩旁一扔，一屁股坐下来就猛喘气，“您是没在郑州待，正午那太阳，晒得柏油路都发软，我在路边等个公交车，汗顺着下巴颈往下滴。可刚出太原站，风一吹——嚯，居然是凉的！”

我笑着起身，从院里拎出个搪瓷缸，里头是老伴刚晾好的绿豆汤，冰糖沉在底，凉丝丝的：“咱这地方，就占了地势的便宜。你往东瞅，太行山像道厚城墙，热空气想翻过来得费老大劲；往西看，吕梁山又挡着，汾河谷地的风倒顺着沟沟坎坎往城里钻。就说这树，正午

清清凉凉过一夏

李爱呈

日头最毒的时候，树荫下也能坐人，风过处，比扇扇子得劲。”

小王捧着缸子猛喝两口，抹了把嘴笑：“难怪我妈总念叨，她年轻时在太原当老师，教室连电扇都不用装。说是放了学往汾河边一坐，看河水流着流着，身上的热乎气就散了。”

这话倒让我想起我爹。他是土生土长的老太原，一辈子守着汾河边的老院子。那会儿他总说，太原的夏天是“晌午晒，后晌凉”，日头刚偏西，汾河的风就顺着巷口飘进来，连院里的石榴树都晃得欢实。有回我问他，为啥别处热得淌汗，咱这儿就能吹风？他蹲在门槛上编竹筐，头也不抬：“山护着，水绕着，能热到哪儿去？”

前阵子小孙子从广州回来，这孩子打小在空调房里长大，总说夏天就是“关在屋里吃冰棍”。我领他去晋阳湖那天，车刚拐进环湖路，他就扒着车窗喊：“爷爷！那是沙滩吗？”我逗他：“是，不过这沙子不烫脚。”他将信将疑，等我停了车，他脱了鞋就往沙滩上踩——先是猛地缩了下脚，随即蹦起来：“真不烫！凉丝丝的！”

湖边的柳树密得很，枝条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叶尖擦着水面晃，碎光在水面上跳。有个穿红背心的老头坐在岸边的长椅上，手里摇着把蒲扇，脚边放着个收音机，正播放着老戏，跟着哼得有滋有味。见小孙子盯着湖面看，他笑着招手：“小家伙，来看水鸟不？那边芦苇丛里，常有野鸭游过来。”

小孙子赶紧凑过去，果然见几只灰扑扑的野鸭在水面上漂着，时不时扎个猛子，溅起一圈水花。他瞧着脚看了半天，回头跟我说：“爷爷，它们不怕热吗？”我乐了：“这湖边长满了树，水又凉，它们可比咱会找凉快地方。”

不远处的浅滩边，有群孩子在玩沙，有的用小铲子堆城堡，有的把沙子拍成饼，咯咯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有个小姑娘蹲在水边，用树枝划着水，涟漪一圈圈散开，她妈坐在柳树下铺野餐垫，从食品盒里拿出的西瓜，切开时还冒着白气，红瓤黑籽，看着就解暑。

“30多年前这地方可不是这样，”旁边看孩子的老太太跟我搭话，手里摇着把旧蒲扇，“那会儿就是片荒滩，草比人高，风一吹全是土。现在你看，栈道修到水边，树栽得跟绿帘子似的。”

小孙子在广州总念叨“夏天没好吃的”，回太原这阵子，天天追着我要“解凉的”。早上我带他去喝羊汤，店家是个50来岁的大姐，见孩子来，特意少放辣，多加了些粉丝。汤端上来，上面飘着葱花和香菜，小孙子吹了吹，喝得呼噜呼噜响，“爷爷，这汤不烫嘴，还香！”

他最爱吃的是面皮，尤其是老巷子里的那一家。老板姓王，跟我熟，见我们来，笑着往凉皮里加黄瓜丝：“老爹子，今天的醋汁冰过，孩子爱吃。”凉皮滑溜溜的，拌上芝麻酱和冰镇醋汁，小孙子每次都能吃两大碗，吃完抹嘴：“爷爷，比广州的糖水还解腻！”

下午热了，就带他去老军营吃刨冰。老板娘认得我，见我们来，留了一大碗：“大爷，我给孩子多放些葡萄干。”刨冰堆得像座小雪山，上面淋着草莓酱，小孙子用勺子挖着吃，冰碴子沾在鼻尖上，逗得旁边人直笑。

这几年太原的树是越来越多了。我家小区门口那条路，绿树成荫。有次坐公交路过南中环，看见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红的、黄的、粉的，挨挨挤挤的。司机师傅说：“这几年搞绿化，路边的树啊花啊多了不少，空气都新鲜了。你看那汾河景区里，早上锻炼的人比以前多一倍，不就是因为凉快、舒服嘛。”

前些天，西安的侄女来探亲，临走前跟我说：“叔，明年夏天我还来。太原的夏天，是真能让人静下心来过日子。”我送她到门口，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块绿毯子。风从树梢吹过，沙沙地响，远处传来汾河边的笑声，混着卖冰棍的吆喝声，是太原夏天独有的调子。

其实太原的夏天哪有什么诀窍？不过是占了山水的好，又得了人心的巧——大家爱这地方，就把它往舒服里收拾。树多了，水净了，凉风吹着，好吃的等着，这样的夏天，谁不爱呢？

一封录取通知书

范文婷

8月的一天，我坐在客厅里，表面上翻着杂志，可心思却不在那上面，手机被我放在触手可及之处，屏幕一直亮着，页面停留在快递查询上，那串快递单号我早已烂熟于心，每一次刷新，都像是在叩响梦想的大门。

“妈，我刚又查了，快递显示正在派送，估计快到了。”儿子从房间出来，他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我起身，顺手整理了一下茶几上的物品，其实并不乱，只是想找点事做来缓解紧张。“那你收拾一下，等会咱们一起下去拿。”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稳，可微微颤抖的尾音还是泄露了情绪。

回想起自己上世纪90年代上大学时，录取通知书不过是一张简单的折页，装在朴素的信封里。收到的那天，我在村口的邮筒旁等了很久，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慢悠悠地过来，从邮包里掏出信件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录取院校，心里满是欢喜，却也带着几分不真实。如今，儿子即将收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据说充满了“宇宙级浪漫”，这让我对它的模样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快递员打来的：“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来取一下。”我赶忙回应：“好的好的，我们马上下来。”挂了电话，我冲儿子喊：“走，通知书到了！”我们几乎是小跑着下楼，一路上谁都没说话。

楼下，快递员正站在快递车旁，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大信封。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录取通知书。儿子快走几步上前，接过信封，双手有些微微颤抖。回到家，我们坐在沙发上，谁都没有立刻打开它。

终于，儿子深吸一口气，缓缓撕开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梦启寰宇”礼盒，采用新型超高温轻质抗烧蚀防护复合材料镌刻，据说这种材料能抵御3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第二宇宙速度再入的极端环境，和“梦舟”飞船、天问二号探测器返回舱核心热防护材料相同，这让我不禁惊叹哈工大的科研实力。

打开礼盒，一张印有哈工大校长韩杰才院士对2025级本科新生寄语的卡片静静躺在其中，寄语采



幸福时刻 豆小豆 作

用特殊材料镌刻，字里行间满是对新生“纵笔风云，心驰瀚海”的美好祝愿。儿子轻轻拿起卡片，仔细地读着，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接着是录取通知书，它就像是一份珍贵的星穹契约，铭刻着儿子的努力与梦想。通知书还特别放置了“哈工大小卫星梦想遨游计划”邀请函，儿子只要扫描页面二维码，登录梦想页面，填写下“宇宙级”理想，哈工大发射的下一枚小卫星将携带刻有他姓名的超轻材料登上太空。这让儿子兴奋不已，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

外盒的正面刻印着开普勒第三定律，与背面的星空、轨道、礼花元素相映衬，表达了学校对学子们点燃未来礼花的期许；盒底的左下角还印制了一段摩斯密码，等待着儿子去破解，探索其中的奥秘。

看着眼前这份充满科技感与浪漫情怀的录取通知书，我感慨万千。时代在变，录取通知书的样貌也在变，从简单的折页到如今的“宇宙级浪漫”，它见证了教育的发展，也承载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儿子即将带着这份通知书，踏上新的征程，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我，作为母亲，心中满是骄傲与欣慰，过去18年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些熬夜陪伴学习的夜晚，那些鼓励安慰的话语，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妻子也笑了：“可不是，哭得可凶了。”

返程时，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儿子似乎骑累了，不再冲在前面，而是乖乖地跟在我身后。妻子骑在最后，不时提醒我们注意路面。

经过一座小桥时，儿子突然说：“爸，我以后也要带我的孩子来这里骑行。”

我心头一暖，正想说些什么，却听见妻子在后面惊呼：“小心！”

一只野猫从路边窜过，儿子慌忙刹车，车子歪歪扭扭地晃了几下。我赶紧伸手扶住他的车把，这才没摔倒。

“吓死我了，”妻子赶上来，脸色发白，“让你注意看路……”儿子吐了吐舌头，却突然指着天空：“快看！”

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几颗星星不知何时已经挂在了深蓝色的天幕上。城市的灯光太亮，平日里很少能看见星星，今晚却格外清晰。

回家的路上，儿子骑在我和妻子中间。路灯将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时而分开，时而重叠。河对岸的霓虹灯变换着颜色，将水面染得五彩斑斓。

“明天还来吗？”到家楼下时，儿子问。

“来，”我说，“只要不下雨。”

妻子锁好车，摸了摸儿子的头：“快去洗澡，一身汗。”

看着他们母子俩走进单元门，我又回头望了望汾河的方向。桥上的灯光像一串珍珠，静静地悬在夜色中。我知道，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又会出现在那里，骑着我们的三辆自行车，沿着汾河，或南或北，一路向前。



晋阳秋红色文化纪念馆

前段时间，我随山西省散文学会走进晋源区花塔村，参观了晋阳秋红色文化纪念馆。

长篇小说《晋阳秋》的知名度颇高。它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山西太原为背景，讲述了共产党人郭松、兰蓉、江明波等革命者通过牺盟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劣绅、反投降、反封建斗争，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作品既展现了抗日救亡的宏大历史，又细腻刻画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世界；既有战争的残酷，又有人性的温暖。书中将太原街巷的油灯、青石板等市井生活融入历史，展现乱世中普通人的命运，折射时代洪流，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西太原作为主战场的抗日救亡运动。

我竟不知在山西太原晋源区花塔村，藏着这样一座纪念馆《晋阳秋》作者慕湘将军的纪念馆。

慕湘与这部抗日小说，除了作者与作品的关联，更有着血脉般的联系。晋阳秋红色文化纪念馆馆长张建新先生简要介绍了慕湘将军。当我仰头观看墙上关于他事迹的展板时，不禁联想到《晋阳秋》的主人公郭松——那位20来岁、坚定智慧、不畏艰难的年轻共产党人，而慕湘的经历，恰与郭松的形象相互映照。

慕湘14岁考入山东第二乡村师范学校，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指定为学校党组织负责人。1936年，21岁的他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期间，他奔波于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一线，组织和领导对敌斗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卢沟桥事变后，他先后担任民先队副总队长、太原牺盟会特派员、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太原支队、第二支队政治主任等职，牵头组织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慕湘将自身革命经历融入小说创作，难怪我能从郭松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慕湘并非专业作家，却能写出《晋阳秋》这样的长篇巨著。除了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喜爱写作，更重要的是在革命斗争中的深切感受，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使命感与责任感。1963年，他在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写道：“在革命斗争中，我曾失去过许多亲密的战友，他们年轻可爱，对革命充满热情，忠心耿耿，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为了美好的远大理想，在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上英勇地牺牲了。那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啊！他们有的和我相处几年，有的只是短时相聚，却都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有时我们仓促一别，满心期待下次重会作彻夜长谈，突然噩耗传来，从此便永远见不到他的影子了。有时一刻之前，我们还在满怀信心热烈地研究着一件马上要做的事情，但在一刻之后，突然发生一场战斗，他牺牲了……”

抗战时期，慕湘心中的文学梦逐渐苏醒。他从小喜爱文学，也写过一些文章，此时更坚定了动笔的念头：“只有用笔写下来，才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在这场战争中，有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我要把这些事情用文字记载下来，让所有的人都痛恨咒骂那些卑贱的罪恶的人，使所有的人都怀念景仰那些可贵美好的人。”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慕湘他们常趁漆黑夜晚在山谷中长途行军，白天隐藏于山林时，便抓紧一切零碎时间，在小本子、纸头上记录见闻与感受，为《晋阳秋》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晋源区党校的程焕金校长告诉我们，慕湘在太原开展革命工作时，不仅武器匮乏，还常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正如《游击队歌》里唱的“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他们只能通过打伏击从敌人那里获取武器和粮食。有一年快过年时，冰天雪地，战士们衣裤单薄，腹中空空，连落脚的住处都没有。恰巧葛峪沟煤矿的工人回家过年，他们便用煤矿厨房的家伙，将剩余食材简单烹制，这才让百多名有生力量得以保存。

正是这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丰富的斗争经历、深厚的家国情怀、良好的古文基础，以及顽强的意志力和不断求知的品格，最终成就了《晋阳秋》这部写实性的抗日战争经典小说。

这部小说不仅生动诠释了我党的统战政策，还以“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方式，将个人情感与家国命运紧密结合，既展现了革命者的浪漫情怀，又强化了信仰的力量。它不仅是一部抗战史诗，更通过对太原古县城门、街市的细致描写，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旅资源，助力红色文化传播。它记录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阔历程，更以文学的力量传递着革命精神，功不可没。

我深深敬佩慕湘将军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兢兢业业的精神，也敬佩他怀念战友、眷恋革命土地的念旧之情——慕湘的家乡在山东蓬莱，却将太原视作第二故乡，革命胜利后曾三次专程返回探望乡亲们。

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重读慕湘将军的《晋阳秋》，我们得以再次回首太原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与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愿这份记忆深入一代代年轻人的心灵，让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家人的骑行

任伟



一家人的骑行 包子作

晚饭后，夕阳的余晖已经褪去，只在天边留下一抹淡淡的橘红。妻子正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叮叮当当的声响中夹杂着儿子不耐烦地催促：“爸，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啊？”“这就走。”妻子擦着手走出来：“急什么，天还没黑透呢。”话虽这么说，她还是利索地换上了运动鞋。儿子早就等不及了，一个劲儿地按着车铃，清脆的铃声在楼道里回荡。

我们推着车乘电梯下楼。夏夜的风扑面而来，带着白天的余温，却也不失清爽。小区里的蝉鸣声此起彼伏，与远处广场舞的音乐混在一起。

“今天往哪边骑？”妻子问我。

“往南吧，”我说，“昨天往北骑的。”

儿子立刻抗议：“不要！往南要经过那个大上坡，累死了！”

我笑着揉揉他的脑袋：“那就往北，不过回来的时候你得骑在前面带路。”

汾阳桥上的路灯次第亮起，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桥下的汾河水泛着粼粼波光，倒映着两岸高大的